

母亲



我是山东农村的法轮功学员。母亲和姐妹们亲眼看到我修炼后身心的超常变化，她们知道法轮功真相资料上说的都是真话，知道真相资料能救人。只要我带来资料，姐妹们总是带一些到婆家山区发给乡亲们，母亲每次都不落下，本来她就能串门，资料发得也最多。

母亲是个“直肠子”人，能干活。几年前得了甲亢肿脖子的病，后来又有尿道肿瘤，小便经常不通畅，全家人都劝她到医院看看，可母亲一辈子倔脾气，不舍得花钱，不肯去。神奇的是，从她发真相资料后，甲亢不治自愈。

我家平房外有棵果树，一次母亲在平房上踩着凳子摘果，不小心连人带凳子从房上掉下来，一条凳子腿顶在尿道处。母亲把凳子拿开爬起来，活动一下浑身没事，尿道处有脓血顺着腿流下来，也不大疼。母亲想可能是瘤子顶破了。结果脓血流了几天就好了，之后小便时也通畅了。

母亲高兴地告诉我：“我还没学大法，师父也管我了，不花一分钱，瘤子没了，再也不遭罪了。真是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”母亲以前九十多斤，现在一百三十多斤，又白又胖，比前些年还年轻。在果园摘果时，淳朴的母亲逢人多时就禁不住喊出心里话：法轮大法好！

牡丹江特刊

● 第四十五期 ● 2009年8月26日



【海峡那边】曙光中 送福音

台湾辖下的马祖各离岛与中国大陆仅一水之隔，两岸民众往来频繁。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，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，在第一线曙光里踏上马祖南竿福澳码头，从海边到山上，从街市到乡村，从码头到机场，清新悦耳的乐音响彻云霄，法轮功真相也传遍每家每户。人们了解到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“真善忍”的修炼原则让上亿人身心受益。当地民众沐浴在美好祥和的氛围中，喜上眉梢。天国乐团成员们希望真相福音能广传海峡对岸，让更多的同胞受益。◇

新西兰报纸头版：在奥克兰是安全的

【明慧网】新西兰奥克兰市东部海岸《信使报》八月七日用整个头版的篇幅，以“在奥克兰是安全的”为题目，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和三普历经磨难，终于在奥克兰市与家人团聚的消息。

报道说，和三普一家的团聚让全家人不敢相信，这是他们长期忍耐的胜利。文中说，经过几个月的计划，和先生终于逃离了中国，来到新西兰。过去的阴影仍然缠绕着他。他热爱他的国家，尽管他和家人在那里经历了磨难，现在仍然有人在经受迫害。他思念九十岁的岳母。在新西兰，每天醒来都象梦一样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让他流泪。

和三普原是河南省委宣传部的处级官员。他表示，自己因为坚持信仰而被屡次逮捕和关押。文章报道了和三普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打压中，所遭到的种种迫害。他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份被剥夺工作，被拘捕了四个月。

二零零零年五月和七月，他两次因在街上炼功而被捕。他被关在一个拥挤的环境长达三十四天。他的体重在那期间下降了十五公斤，臀部疼痛。他被禁止挣工资，家人被迫支付罚款。当年八月他被

释放后，接着未经审判就被劳教二年。他的头和颈部被高压电棍灼伤。电棍还被用来电击一些法轮功学员的下体。被释放两个月后，他再次被逮捕。这次他正在家中睡觉。

二零零五年七月，和三普又一次被抓捕，被劳教二年二个月。期间不许读、写和与任何人交谈，并遭到折磨，包括坐在铁椅子上六十小时，不许睡觉，与他唯一接触的人是警察和施暴者。他的妻子张瀚文、女儿和女婿逃到新西兰。

他说：“中共警察要让我放弃信仰。我试着教他们要为善。他们是被要求这样做的。”和先生说：“有一天，我会看到我们国家的人民获得自由。因为我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”◇



请关注**法轮功学员曲丽华一个“炼”字，遭冤狱数载**

【明慧网】我叫曲丽华，今年四十四岁，家住黑龙江省海林农场。我因坚持修炼大法，十年来遭到邪党人员的绑架关押、开除工作及非法劳教。现在我被迫流离失所近两年。

我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幸得大法。得法前，我患有多种疾病缠身，尤其心脏病最重，什么活儿都干不了，中医号脉说我的心脏是六、七十岁老人的心脏，其实那时我才三十出头。

一个“炼”字遭绑架、开除

修炼大法后，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所有疾病一扫而光，而且身体特别有劲，什么活儿都能干。我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之中，内心充满喜悦和感恩。是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！是大法使我获得了新生！

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江氏流氓集团悍然发动了对修炼“真、善、忍”善良民众的疯狂镇压。为给大法说句公道话，我们去了省政府，结果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，被罚款后让单位领回。单位停止我的工作三个月。

二零零零年，牡农管局来人调查我还炼不炼法轮功。仅因我说“炼”，当天单位就将我扣下不让回家，后派出所将我非法拘留半个多月，并非法抄家。我的身份证也被非法扣押，至今不给。二零零零年六月，单位将我非法开除工职，并不准交养老金。

不写保证被非法劳教

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前夕，原单位书记王金万（已退休）、宣传部长于洪奎（已退休）到我家，逼我保证不上北京为法轮功喊冤，我不说话；他们说点一下头也行，我没点头。于是他们向上级汇报，我于当日被派出所绑架、关押，年末被劫持到海林市看守所。

在海林市看守所，教导员赵福平、管教李国宾因为我炼功，给我戴上脚镣子，用“小白龙”（一种专门用于打人的白塑料管子）抽打我。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，于二零零一年八月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戒毒所。在劳教所，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，洗漱、洗澡、洗衣服等都有时间限制，常常加班加点的被奴役，每天都十多个小时。

出狱仅三月又遭绑架

二零零一年十一月，我出狱回家，但当地派出所警察继续骚扰我。所长王强（已调离）找我谈话，因我一声不吱，他们不甘心，第二天又来到我家，我就给他们讲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感受，他们作了笔录，但我并没给他们签字。在我回家三个月的一天，警察周雪生（已调离）、户籍员周杰

（女）又来到我家骚扰，说我态度不好，回去汇报，随后“六一零”主任张振启（已退休）、警察吴伟（已调离）闯到我家，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。二零零二年一月，又被送到海林市看守所迫害，无限期关押。

在看守所，我们大法弟子绝食反迫害，恶警、恶人就强行拖我们出去灌食，连踢带打，所长单成强（已被撤职）穿着皮鞋往我脑袋上使劲的踹。当时踹的我眼冒金星。灌食时，武警拿着大棒子站在我们的两侧，我们被强行摁在椅子上，胳膊被强行拧到后面，当时我的胳膊感觉就像要折了。狱医拿着扩口器，捏着我们的鼻子，强行灌浓盐玉米粥，弄的我们满头、满身都是。有的学员被灌的吐血，有的学员被灌的昏死过去。

后期我们身上都长满了疥疮，我的手心、脚心都有，尤其左腿最重，肿的很厉害，睡觉连翻身都翻不了，每天睡觉只能一个姿势，那时候身心都承受很大。

二零零三年初，我在被非法无限期关押一年后，以“取保候审”的形式，被农场派出所接回，并被勒索押金二千元，至今也没还。

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，农场派出所勾结海林市国保大队，对农场里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绑架，我被迫流离失所。那次绑架先后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、抄家。参与迫害者有：农场派出所警察吴伟（已调离）、张延辉、杨荣富，海林市国保大队科长宋玉敏（女，已退休）、副科长关景伟（已调离）、恶警金海珠等人。

参与迫害人员的有关信息：

邮编：157126

地址：黑龙江省海林市海林农场派出所

所长：吴翕进 13836328008 办 0453-7554521

“六一零”主任单海发 13945323611

原政法委书记卜庆和 13946371699

警察：张延辉 13154534603、杨荣富

13359698378、

户籍员：周杰 13836324188

派出所：0453-7554501

农场场长办公室：0453-7554388

农场副场长办公室：0453-7554356、

0453-7554381

农场副书记办公室：0453-7554352

停止迫害